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蔣繼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五

明　范景文　撰

序

姚給諫奏疏敘

昔先龍圖之為諫議也予固嘗敘其言以為極意反復切劘討慮矯拂情欲或辨别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以至數十上者或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

肆言當時人主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
從遠或踰月或至於其後卒見聽用故其時天下之情
無不上達事之害理嘗不果行奇衺詭隨終歸敗毀遂
能海內乂安致治極隆三代而後與漢文宋仁同稱繇
此道也又曰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是非予奪一歸公
議而不自用此人君之所以如天也每覽斯言未嘗不
至於流涕夫人臣即殫忠竭慮豈真能智過人主有禆
高深要以議出於公天下人盡知之亦盡欲言之廟堂

之上或未及知也惟是言官為天子耳目故言官之言即天子之聰明也譬之日月麗天敢有其功哉永言姚公以賈董之才讀書中秘出而珥筆青瑣知無不言其所論列動關大計慨慷條晰本於忠誠最後以論穀城撫寇事失柄人意為所擠排借題鐫職以去夫撫局難終中外識其必敗特怵積威相顧熟視莫敢發口永言數爭上前往復再四同列為頸縮汗流而不少止其時柄人自護其失遍箝人口凡語涉軍計者秘不使傳故

疏上天下不及盡見永言以軍國之故發憤不得遂時私取諫草讀之掩涕以冀積誠感動其志可悲已然是事不佞亦言之柄人所謂南北同詞者也其所以銜不佞者刺骨今竟何如哉夫不幸而言中非言者意也反是不思而以疾為忌則固無可如何矣永言至性肫篤立身皎然是以身繫天下安危之重不獨以言也即就其言觀之憂時似長沙剴切似敬輿守正不阿似長孺有臣如此寧忍棄之天子神聖一旦憬悟披覽封事思

已驗之言問故時給諫安在召詢天下大計則給諫所對必將有進於是者無徒抑鬱悲往事也

贈王慶我一門三節奉詔旌閭敘

余近里居却掃少可與語者惟時與王伯繩昵就無間每相過從酒酣耳熱譚及節烈事則必眉豎色飛意勃勃欲起余於是知伯繩有心人也一夕據夙昔所聞伯繩前人事歷詢之愀然縷悉曰先大父以義俠聞里中其挺身救王鹾使於難慷慨誼甚高至今誦說不衰吾

子所具悉也憶大父捐館舍時大母方二十七齒耳遺孤伶仃先君尚在襁褓姑方離於懷蕭然壁立四顧靡依夜績朝爨撫子若女以至成立飲痛吞聲幾出萬死一生矣比姑長適陳氏子未二年而所天亦折了然一身歸依母家嗣子未立外侮環至而意卒不悔也當其時兩嫠相弔悲風夜號幸先君生計漸拓攜背營殖入供滫瀡而母氏躬操作佐之中祖母懽以無失姑氏意而孰意彼蒼不仁酷罰相繼先君復中道見背煢煢孀

影且并毋氏而三哉一門之内數年之間喪車頻駕白晝爲昏挫志摧肝泣淚成血三毋日夜教督不肖兄弟又如大毋之撫先君與姑且上無片瓦下無卓錐歷十歲七遷其居三老人望不肖無異望歲矣今頭顱如許尚困公車僅以四方束脩資爲姑氏置田廬立嗣子終其餘年而三釜有待一命未沾吾何以報余毋若大毋哉言訖泣數行下不止余於是益知伯繩至性人會令歲直指廉其節行具以狀聞於朝詔旌其門建楔褒賚

葢盛典也嗟乎當三母挫志摧肝泣淚成血時豈意有今日哉其至今日雖聖朝勵世之微權乎然而稠錫不一與王氏若有獨私者亦可謂人世至榮矣夫其茹荼蘖以含飴和丸者母之慈也悲蓼莪而刺股畫粥者伯繩之孝也為慈為孝皆足以傳於世王氏一門奇德懿行不一而足而豈僅僅以節著耶伯繩果不忘報二母尚其奮勵功名精白事天子移孝作忠以成二母之慈榮施王氏者殆將未艾矣

賀王甥申之首入泮宮序

余甥申之以總角應童子試為新安汪公太丘蕭公奇賞聯冠多士報到日余喜動悲來慼默不得語者久之趨至妹家相向慰勞既而泣下為傷吾父母之不及見也中秋後一日令君躬率諸生臨泮聽采芹之歌甥以白皙青衫褎然引首觀者欣羡禮畢來拜余於思仁堂坐定因吁嗟勉之曰汝亦知汝一身所繫屬乎乃汝王父母汝父母暨汝外大父母及余三世七人之精神魂

魄年年歲歲炊累之使成形者也令為汝述往以誌之汝家先世素封捽用入貲為郎汝祖城武公崛起為名儒及仕魯擅循良聲為名宦乃花萼七棣盡艱於嗣公以陰德增積越四十而舉汝父及汝姑人以為天之報善人不爽也乃其生平獨與先中丞厚善即古薫蘭陳雷無以過辛卯之役公得儁先中丞佹得復失之公意邑邑不色喜及卒於官先中丞哭之慟無異鶺原其時汝父僅七齡耳王母張孺人髽絰哀苴握兩孤自任歸

而內難外侮旋抑鬱奄伏沈痾先中丞拊膺嘆曰王氏孤嫠其燼矣乎雖有良朋忝也無戎婚姻之約中心盟之夫豈忍忘其以弱息往汝母為王氏婦矣張孺人未幾亦殂兩孤煢煢相弔伶仃光景豈意有今日哉遂將汝父而攜之懷抱顧之復之教之誨之余父官於東則隨之東余父官於湖於松則隨之松之湖十年中無跬步離者汝父無父有父也延師擇友陶成佳士有聲庠序余父母之生死交情至是始快而心良苦矣乃天之降

割汝王氏者復猶未已汝方起立而汝父又以赴試卒京邸汝母自分以身殉者百遍千迴憂我父母與余則指汝環泣勸救謂死易耳立孤實難盍為其難者於是始糜日僅方寸匕以淚洗面更幾歲不易含辛茹痛凡態教汝無日不盼汝成立以冀稍開顏也故予於今日喜動悲來為追敘往事如此夫夫子不云乎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寒門單族一窺黌序便稱亢宗生在閥閲衣冠詩書乃其家物即拖青紫翔皇路而學

未窮深極遠難語入室升堂況一入門發軔便為汝榮

而令子辭贅耶即令王族世衰凋落已盡城武公雁字

一行因風變滅窅無留韻一絲未泯獨萃汝躬可不夙

夜努力以崇明德酬罔極追先緒乎子歸而闔門垂幃

當深自念棄時如棄身則庶幾焉予言止矣

賀楊明府太孺人節壽敘

嗚乎楊明府自清移安陵及期而政成天子下璽書褒

美適母太孺人七十有七暮春之始其初度也鄉大夫

將旅進為壽交相讓使余修酌者之辭嗟乎太孺人自有壽道余何能壽太孺人雖然從來論壽者莫精於仁者之一語以生生之謂仁有生生而後可以久生外生生而言生者妄也乃說者執舍生成仁之旨以為疑夫必待舍生而後成仁則仁為戕生之具為仁者不益少乎或者此中自有心安理得之處仁者第勿求生以害之耳非必其舍之也彼慷慨舍生者志有所激名有所成豈不足愧夫世之隱忍苟活者而質之本心未至十

分愜適其於生生之理謂何故曰仁者壽正克全其生
生者而生不能窮非吐納也太孺人其有得於此深乎
太孺人當所天見背時方廿齡耳昏絶仆地勺水不入
口舅姑撫明府諄諄開諭楊氏所不絶如綫者賴有此
藐諸孤在誰實乳哺忍復相從地下乎太孺人乃強起
食飲屏去簪珥井臼操作進滫瀡以無失舅姑懽且家
僅四壁歲值大祲脫粟日未嘗飽獨昕夕督課明府甚
力母績子讀寒夜一燈共之比教有成立登賢書綰赤

縣而太孺人喜可知也筮仕時召明府至庭下誡曰未亡人茹荼含蘖垂五十年爾服官其無忘此意不然兒不肖毋矣四知爾家世事可隕越以為清白羞乎明府再拜受教迄今兩袖清風皭然不滓太孺人之教也想太孺人決策絶粒時誓已不復有生矣向使引於一決計不返顧自可艷稱一時芬流千古而耿耿此中或尚有不了者在卒之輾轉圖維心安理得無復遺憾斯不謂仁者耶仁者生生生生不可已即百歲未有艾矣故曰

太孺人自有壽道也聞之太孺人雖踰七袠而渥丹健飯神氣彌王今且撫視四境頌聲交作太和所蒸福履綏之合千萬人懽心以成聚順明府之所以壽其親者又自有道而豈僅僅削酏奏酒舞斑祝釐以為壽哉明府出治大抵仁心為質必樂聞余言其以進之太孺人當喜為加一巵矣

賀韓霈霖學博擢令栢鄉序

天下事未有不習而能者也夫習而後能上智弗能自

異中智而下不習則不能矣凡事皆然而況大如用世乎語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葢言習也夫學以學所仕則古人之學仕以仕所學則古人之仕是以顔氏子一陋巷匹夫耳日所講求者皆紹明虞夏損益商周之事而不以為僭即由求赤輩平居辨志亦惟是兵農禮樂諸大政而不以為誣此何莫非仕中事而今之學者則伊唔章句而外無他及矣至於仕如宓之琴言之絃而季路蒲之庭綦清閑此亦何油油甚適也彼其時

當中古務尚省約地有分土民亦簡稀故得綽有餘暇耳而令則日赴期會夜理簿書手批牘而口敕斷猶且不給而何從得一剩晷哉古今人之不相及亦時為之也故學以兼仕近世無此官然則學士家多迂濶而無當實用而仕亦漫然為嘗試奚怪焉不習故也嗟夫此何事而以不習之人當之其害必有受者民生豈有幸乎以上智所不能而槩責人人安在其不驅天下而為嘗試久矣夫世之無吏治也雖然絶世才杰其人或當

不乏而隆中畫三分作秀才而任天下者已戛戛難之若官前代所無而國家則有之矣今甲孝廉上春官列一榜者例得署博士事考有功績需次入為成均其通儒有經濟者推擇為郡縣吏祖宗剏制意宏遠矣士離逢累冠進賢所入皆仕塲也所與皆仕流也所見所聞皆仕事也而又以旁觀之冷眼無累之閑身局外閱歷閭左便害何不燭照數計焉在仕學之間孰有如此官者霈霖韓公産於越東盡擷四明慈水之秀其人洵是

上智一流癸丑闈中已上第矣以數溢中削來謫吾吳訓迪多士而外民間隱伏幽曲之情狀有一不瞭然在目者乎而其㗂噢爬搔即未入手而有一不洞然在心者乎又再視邑篆益復嫻敏若素宦令報陞栢鄉令栢隸在畿内距吾邑僅三百里土風俗尚不甚相遠其中肯綮習之不啻熟矣於以奏刀砉然吾知其必恢有餘地也是擢也且未暇為君賀而先為栢之人額手稱慶矣

李參軍詩小序

古松下茯苓樵牧不能識牛羊踐踏之及逢扁鵲拾為靈藥遂能濟療寰宇留功千古惟人亦然余於庚午夏出鎮潞河以箋牘識李掾時羽書旁午掾給事左右多著勞勩其所資翰墨出入經史而於兵陣象緯刑名之學俱有所宗矢口抽聲蔚然可觀余藥籠方蓄溲勃惟恐良史之不為僊苓也因移其績於銓部朞年而得津海參軍謁余於廬持其松齋集丐敘余素知掾諧音律

特在戎旃不暇與言令覯掾詩流利菁葱情景雙合使掾生晉唐之世或當附孟嘉韓翃之後乎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因為弁篇首而更勗之曰子今出而一行作吏矣其操修素履而從政津門滄海月明必有青眼若余者謂予籠中所拾不謬子之程業未可量也子其勉諸

蒼雪軒集序

嘗披覽輿圖粵稽龍門之勝自神禹開鑿遂擅千古地靈往哲輩出不可更僕數然後世學士宗尚首推文中

子為德行文章之冠當其年少慷慨上太平十二策名動天下洎乎歸隱河汾千人從游立說不朽雖以史遷之雄藻景純之博洽下至裴柳之羣才輻輳未有過焉顧天下嘉其學之正而未嘗不惜其遇之艱也我明人物蔚起耆宿如林而家學淵源足紹前賢者莫如吾師哲臣先生先生承父任齋公以德行文章世其家海内士大夫咸望龍門如山斗不佞受先生特達之知逾於恒等竊奉師資稔知先生擅豪傑之幹濟兼聖賢之學

問殫精濂雒闗閫既已窺其堂奥而攄吐沆瀣又能以古鑄今直空作者早入承明鋭然以經世自任歴躋宫詹浸登揆席海内以其用舍卜世安危不謂大業未究而已騎箕馭矣朝野欷歔有哲人云亡邦國殄瘁之嘆然先生在史館為一代詞臣在講幃為千秋正學神明意匠湛心廣覽自奏疏傳記以及微言小詠罔不取材宏富命格超曠有詞人之煒藻而無其儷有山林之俊爽而無其癯大雅典則足稱雄著作之林矣試一循覽

遺編淵乎莫測涯涘但睹璘瑸瀚博鼓歙經史總經術之大參性情之微豈非誕質靈異蓄物淵暢斐然有得而集其大成者乎久擬較梓遺集以盡門墻之責而予同門李仲晦司馬先為摎輯傳諸梨棗今每一諷咏篇什風規如在不勝泰山梁木之思然先生即未竟調元之業而藻潤花磚靈光藝苑黼黻明時其視文中子之不遇固已出處殊致則主聖時清知公獨深而古人不及也若夫篤學著書陶鑄後人亦庶幾河汾遺緒不愧

地靈允符人望矣後之學者三復私淑有是編在將百世之下聞風興起可徒睇龍門而太息乎

朱吉甫稿敘

朱子吉甫負不世才交予善有年矣以都人士薄遊東南博學强記復富經濟至陰符之術象緯之學無不揣摩盡善意中經營以天下事為巳任其尊人句宣楚豫從事行閒朱子趨庭之餘佐畫帷中非斤斤讀父書者比也當其僑寓襄陽中丞憲使每就詢方畧朱子左右

籌畫奇正互生且時登陴策守一方長城倚之未幾越境而襄不可守矣嗟乎使其得展志畧或聽遮留半壁可恃或不決裂以至於今不幸而成朱子之名豈朱子意耶朱子生平工制舉業伯仲先後齊聲藝苑仲氏以巳卯雋畿闈伯氏獨天老其才屢試坎坷有奇不得自見乃卒業南雍大司成王公少司成吳公一見識之月較多士輒置高等試之經術於兵法王制律歷鹽鐵之務暨術數諸書洋洋灑灑洞悉源委窮神盡變一時譽

髦莫之或先二公洵知人哉時梓其文因索余敘亦以余交善有年知其能大用於天下也余亦可謂知朱子矣遂自信知人乎哉

長干三子時藝序

時文一道屢趨而變數風所動漸積使然然其間必有人焉出大力以轉之乃不至波流瀾倒而無所底每三年房牘行有識之士相與謝朝華振夕秀隱隱隆隆志意開拓另闢門牖後一科之風氣即於是而兆故得儁

之文成家立體定於先年者為多吳君汝為少司馬行可公子也僑居長干之里據勝地招名友與一時賢士大夫氣誼相得發為文章拔新簡異蓋先一時之變而體製明簡於先正規度無毫髮失斯其志意所存非苟為異者也嗟夫長干之里從來興廢多矣登浮屠者不知有瓦官之魏閣弔平原者不知有鳳臺之江流而鍾阜鬱盤浩波東逝千古不變者大勢存也今之苟為異者力則不足而遽欲田滄海鞭泰山識者以為戲而已

矣來歲之秋三子轉時而不為時轉文懸國門為雅人所步趨當以余言券之矣

送余侯内召詩敘

余侯之莅吾邑也值兵燹殘破之餘死者未葬創者未起逃亡轉徙者未復葢轢策若是之難也侯下車弔死扶傷力為撫循而先以飭備安衆為第一義出槖中裝鼓舞士民建修磚城人咸踴躍從事以四十二日之勞收億萬年保障之績厥功茂矣至於養鰥寡恤孤煢勸

農興學起弊維風審察冤屈平反獄訟使凋敝之俗鬱然改觀則大有造於下邑者豈萊蕪之足歌而山陰之足誦歟余每覽古人所謂治行高等大率以鳴琴之化身不下堂而庶事就理他如垂簾晝日花滿河陽者何若是暇整綽有餘閒以今觀矦孜孜矻矻至廢食寢不復托於優游以玩時日而究也化行訟理士庶恬熙其於鳴琴種花古人風流亦何必遠過也今且以卓異上聞天子嘉與特下徵書內召置木天掖垣之間大其用

以光社稷余不佞仗庇宇下欣逢盛事又何幸焉雖然
侯行矣難為繼者元紘之遷烏鵲擁行攀轅遮道者不
知其幾余昔淹羈旅彳亍道路未獲從父老後截鐙乞
留而終不能自已於言也乃遠望作歌以送之歌曰勉
勉我侯厥維天授玉壘鍾靈蛾眉誕秀忠孝神明蜚聲
騰茂我侯孔嘉讀書五車瞻言百里含英咀華詩書滿
座疎簾退衙侯有異政五申三令撫弱以仁憂民如病
民之生子以字以姓金堂去思釜魚留詠誰牢崇陽拔

荼植桑導以德化墨綬銅章榆次集鳳茂陵杜蝗維我
仁侯人識甘棠甘棠蔽芾蔭兹下邑弔死扶傷伉離轂
泣圮堞增修戎伍日習捍患禦災民是用戢緬惟我侯
山川間之渠渠夏屋帡覆無私俯仰琴聲三善十竒朗
然秋月如何勿思明明天子念此循吏賜緋寵稱五題
名試一日九遷杜稷偉器行焉邑侯擁道遮留歌誦明
德孰與之儔紀碑刻石遺愛千秋展矣君子百禄是遒
我思其風山髙水流

贈扶揺李契丈廬墓禮成敘

北溟李子篤志學道人也平居有為聖賢之志立身高潔一介不茍取予其事親至孝曲盡色養及歿廬居墓側三年中多感靈瑞遠近傳誦以為奇節異行即古紫芝白兎何以踰焉李子遜謝曰某不敏嘗有志於學矣學何為者所以學為人也而為人之道莫大於孝故舜之怨慕終身閔子昆弟無間曾子讀喪禮而涕下仲由念枯魚而長悲凡所以盡為人也至如臥鯉哭笋湧泉

泣冰赤烏巢門白雀遊塜皆以一念篤摯妙有感格一盡為人之道而天地通焉故不孝何以為人不盡為人之道何以為學某孜孜求盡於是而日虞其未至即躬自負土以終先志不過盡孝中一事詎敢詡詡自矜奇異乎若以奇節異行而為之以邀譽其何以為李子余聞之而重有感焉噫嘻李子真所謂學道人也以彼至性何減閔曾而退然不足其心何心乎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而聖人之心至百行醇全而猶若不足李子此心

庶幾於是乃可與之言孝矣經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李子試擴而充之體驗於事君立身之際以求所謂通神明光四海者則行成於此名立於後總此不足一念為之也李子勗之哉衆皆曰善乃書於縑當贈詞焉

祝含翁蕭侯父母初度序

含翁蕭侯分符我吳期月而政成適值初度之辰於時瑞雪遍灑膏雨旁滋黃童白叟式歌且舞喁喁效華封

之祝多福多男之外曰多壽余素庇德宇心銘口頌其
何以壽侯哉緬想侯下車之始萑苻四起棘荆將生肌
髓已枯魄魂未定侯先之鎮定繼以綏懷清矢日勤戴
星無日不取民間疾苦籌畫而拊摩之至於孽釁潛伏
不動聲色立行平芟其中苦心幾費經營食不甘味臥
不貼席任勞怨捐髮膚以幾民間之有寧宇也是謂以
身之苦以壽民迨於今而雉堞屹如閭里宴如雖復震
隣為警剥床可虞而四境猶得安其畊田鑿井之常熙

熈如登春臺也小人何知嚮其利者爲有德咸交手曰安得長借我侯以保我人也侯亦撫而樂之曰令而後可稍自愉快和氣致祥人助信而天助順難老且永錫也是謂聚民之樂以自壽壽民壽身盛徳大業富有日新無疆之休勿替引之余更何以壽公哉比者頌聲四布剡薦屢騰聖天子瑩精化理加意旁求如公治績當立名爲耳目臣於以培國祚而流淳化造世平康之福壽國者將未艾矣禔福豈僅僅一邑云乎哉我之所以

進公者如此若夫吐故納新辟穀引導之術不足當侯一吷矣

梁匠先豹陵初集序

余向承乏梁州每一東望豹陵白雲紫氣氤氳蛇伏意必有異人窟宅神往者久之比伏處山中匠先先生持節行役紆道過訪留連林壑間相對累月吐發流美深穆其度而中不可涯迄今闊濶數載風旨蘊藉時縈余寤寐勿諼也先生禀質清淑托懷雄古於經史百家罔

不條貫故神氣逸集淹綜厚蓄發為文章雅博宏遠如川谷瀉流而具範兼鎔偏精獨詣各極其所至而工焉凡敘傳記述以及賦頌詩歌皆臻佳勝文則兩漢詩則三唐詞則宋人絶調不屑襞積前人而方軌竝駕地不相遠豈第勝士韻流詹詹以文言華世者比乎余攬汴梁之勝嗌呃九輿綺才芬出代盛風雅漢晉以來往往雕奇彙藻不難咏雪歌風後先輝映匠先崛起晚季類冶鑄而兼有之具嗣宗之瓌姿慕幼輿之風節援筆成

韻似彦伯之賦材騁思軼羣挾元暉之秀句渢渢乎集
諸家之大成當代作者人窺酉穴之書家擅靈蛇之譽
如斯典則卓然成家未易一二見矣匠先以柱史秉驄
太行滄海動搖山嶽大江以北藉以建威銷萌公餘哦
吟感慨係之弔古觀風一付篇詠至於揮羽投鞭經濟
皆其餘事當世依毘其在斯人乎長公大行君且以名
進士大振家聲父子詞名互競如房融之有琯李泌之
有繁勳名行且世濟琳琅家乘懸示國門茲編豈其嚆

矢歟媿余年來浪跡塵途筆墨之趣半耗羽書昔遊大梁之苑受簡徒慙今覽六朝之遺筆花無夢展誦雄文瞠乎後矣

鹿奉常集敘

余自癸丑通籍與定興鹿伯順吳門周景文同試政司馬署中志意叶洽彼此以名節相砥期為歲寒交嗣余與景文先後出理齊閩而伯順為計部郎以爭留金花左遷去余庚申入吏部引景文為同舍而就家以原官

起伯順辛酉予休沐里居移書長安薦伯順可入吏部議既定時高陽相公行邊伯順自願辭銓相隨五年量移尚璽已已轉奉常浸浸大用矣心嫉要人柄政竟移疾歸海内喁喁方以公出處卜世道隆替丙子遇變竟殉城以死嗚呼生平大槩若此矣其人固無需文以傳而予又論定其文梓之序之豈其人之必待文以傳哉則固以為伯順之文也已愛其人者即其人之片語隻字寶若天球琳琅況伯順之文實足以傳者乎方今雞

壇錯峙肇帨徒工即使振起作者之林步武先民之軌以是而稱詞人之雄止耳於世道人心固未有賴也令伯順文具在用意忠厚搞詞懇惻與君父言慈仁臣子言敬孝兄弟言友恭朋友言貞信上自軍國朝廟之容下及閨闥帷房之故言必究情語無留指筆光墨瀋剥露血腥指拂殘箋宛刿腸腎使讀之者歡愛鼓舞悲憤流連慨然以思卒然相感而中正之心油油乎以生繇是而究伯順立言之意不模古不規令發乎情止乎義

理百世之下聞者猶將興起焉然此伯順之文亦即伯順之人也垂白孺慕四世一庖家無嘻嗃人風靜穆其植本良厚矣故稌可以無爭也以續三軍之命而毅然爭銓可以無辭也急君父之難而灑然辭官可以無去也憤柄人之嫉而飄然去最後慷慨殉城計不返顧使素庇一廛咄嗟遇難或牽於難割之家累徼夫倖全之金湯又或怵功令束文法與存與亡計無復之乃死耳伯順有一於是哉然則伯順固可以無死也夫可以無

然者聖人不以之律人而賢者以之自見至性所存不可强抑善學聖人者孰如伯順乎然軀命不惜浩氣常存扶進淳風廉立頑懦伯順果死也哉因是而覆繹集中忠孝之語伯順自爲寫生留照人傳文乎文傳人乎則是集之有功於天下後世匪淺尠矣寧屑與綴文之士計工拙耶伯順嘗自題其草曰認真真故人與文兩傳矣

來禽館文集敘

或曰文章一道與世運為升降者也余應之曰非也各隨其耳目之習尚移之屈宋辱於芊衰丘明後乎麟獲唐之季也韓柳代興宋之終也文謝崛起安在其世之為升降也匪特世無升降即文亦未有升降善作者各極其精神之所到而已矣易曰物相雜故曰文此言夫文之貴乎雜也然則厭綺靡而惟取夫拙朴黜組練而惟遵夫淺易是黼黻之觀不如袒裼之飾而鳳麟之質無以與於牛羊之皮也豈不悖哉湯臨川每言自有此

道前人業已登峰造極後有作者度無有能過之稱能而已此誠可謂知言其無能者隨人步趨如優人之行鄉飲獻酬秩秩未免俳氣能者則才及於格情軌於法躊躇滿志不極不止此豈升降為梔蠟者哉國初之文盛於劉宋迨李何出而諱言劉宋矣七子出而又諱言李何矣七子之持世較久海内宗之逾百年乃取其淺易之說而攻之不旋踵而敗矣今之治攻具者生吞注疏之賸語以為理學襞積策論之蠹括以為經濟而曰

我能為拙朴悉掃前輩而空之嗟乎此一筭子書法三家村學究所能為耳豈復有過人者哉余猶及見臨邑邢先生先生生濟南後其為文也亦欲破濟南秦漢之拘而稍稍潄潤於六朝然先生為人自標風檢豪翥樂易推賢愛士嘗若不及故其為文才足以冐其度韻足以稱其情雖偏現先生之精神而要不失濟南之風範語曰齊魯之間其於文學蓋天性也濟南而後舍先生吾誰與歸當神廟時嘗欲蒐良史材欲以先生與越之

長卿楚之本寧應而布衣王生者亦與焉自今觀之王生直能為吳儂纖語耳長卿頹放俗氣不除彼楚材者堪勍敵然吾微惜本寧先生不善護名世豈有撰集至等身而無蕪敗者哉頃來南中南人之知先生者徒以先生臨池妙天下至其為文不少概見昔人謂右軍松雪皆以書法掩其文吾於先生亦云故序而傳之

三山遊日記小序

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有不能遊且得遊乎善乎莊生

之首逍遥而重以外物也曰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天之為物縹緲蒼元遠而不可致詰者也心又何物豈有形區垠埒可韄而捷者心與天相遇而成遊遊至矣於是取歡於仁智而寄暢於山水謂非此心此天不可也昔有鶩海上之三神山者此蓋遊心於偽人而非天蓬萊方丈瀛洲心具之天俱之矣吾友阮氏有遊三山日記彼之三山至大之域此之三山至細之倪謂細與大其有辨乎其無辨乎觀其自序及謝皐羽而益有感於遊

道也臯羽閩人當文信公制置時上書幕府禮為上客資籌畫追信公成仁柴市臯羽往來灑泣於吴越間有紀遊有歌詩總以寫其沈伉鬱烈之氣卒不歸閩歸骨於嚴灘之南與嚴祠相望示千秋知巳焉嚴先生自荅君房數語外言論風旨不槩見而臯羽著作種種又一則不事王侯一則王臣蹇蹇後世遊者登子陵之臺上臯羽之墓其有辨乎其無辨乎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神者勝則取歔寄暢何之不可陶沈伉鬱

烈於人間世為縹緲為蒼元而胸中并不設一傴柔平中相也即蕩而企海上之山虛而歷乜何有之鄉寂而托廣莫之野恠而倡逍遙外物之篇惟心有天遊者能有之阮氏殆近之矣

趙忠毅公文集敘

自昔偉人鉅儒崛起一代風師百世者往往以節義掩其文章然宇内得其尺幅緒論輒諷誦低徊相與愛而傳之故士大夫畸立特行秉正不阿也者其所論著斷

不隨人步趨志至帥其氣氣生盡其才於以感憤激烈之志吐章摛文波委雲屬而後世聞風私淑之士亦得緣所言以想見其人則是文章一途未嘗不繇節義傳也余於少保趙忠毅公見之公初成進士以汝南司理拜度支郎時江陵卧病不與禱祝者三人公其一也已遷吏部考功以彊執忤貴人廢逐去家居三十載閉戶著書海内仰之如需雲曙星熹廟初以奉常起田間歷長西臺旋位冡宰正統鈞可謂遇矣時中外方嚮信公卒

無委蛇巖巖肅峙一時升引多正人端士與公同意氣者也然忌者耽耽交伺而嫉奸益力逦悉謀附璫璫提熱柄能碎人欲得公而釋憾竟誣賕戍振武以死公死名益重重以直節以忠讜關時隆替豈不悲哉公負海內重望餘五十年天下目為司馬元城不屑屑以文士詞人顯而筆躍七曜氣沛三湘濡毫伸紙又何磊砢浩瀚也即賦咏閒情嘯歌簡佚不事莊厲而片語微詞皆足聳動天下亦足不朽當世矣若乃司銓秉憲啓事陳

謨黜邪辨奸推賢讓能雖有晁賈方斯蔑如豈不足登作者之坫壇為千秋之標準哉自古忠孝蒙寃牢騷怨懟每多悱惻感慨見於詩歌論次今披公遺集其以扶忠殛佞之意發為崩雲裂石之音感慨深而蓄積大是固然者至若托懐峻烈攄詞沖淡志正直而不夸憂君父而不怨非中實有得力烏覩是乎余附公梓里後進欽其風槩每師嚴之儀以為鵠當天啓之季後先忤璫去國公去不已而難作公子及甥與公之客皆及於禍

流亡散失不有其家嗟乎雖司馬元城吾未知於公何如矣顧獨剩此殘篇不盡厄於酒鴟饞蠧若有護持之者後公子上書訟寃上詔禮部議䘏予謚晉秩少保天子愍其忠亮鬼神知其正直天下後世想見其風采而公之集未傳於世則後死者之責也余為釐次得詩若文二十卷爰命梓而傳之要之公之所可傳者在彼不在此矣

葛震甫詩敘

向余初讀震甫梅花詩神相訂也聞其家震澤蒼翠間念何日買一小舠蕩漾烟水至梅花深處對坐伊人以慰平生後在銓曹見選人籍震甫名在焉喜甚則又念若高士何緣到此及識之行隊中神采奕奕超然塵表人也不負向來摸索心為之喜及白單一付以去浮沈數載清譽自喜垂橐歸來惟解詩卷一囊耳潞河相對文酒暢酣經歲又復别去令守留樞則震甫正攜家此地時事孔囏憂心如醉每對震甫未嘗不渙然暫釋兩

人相慕甚殷蹤跡乃多巧值蓋亦有天幸哉震甫好為詩余好讀震甫詩震甫詩無不使余讀者計知震甫莫余若今序其詩遍海内而余不一言奚其可余嘗笑文人多事壇坫相高其意莫不欲盡易昔人所為獨雄千古不知矯枉有過指摘適滋往者代生數人相繼以起其議如波如吴下之正用修近代之翻王李後必非先沿為故事今則各在户庭同時並角其議如訟擬古造新入途非一尊吴右楚我法堅持彼此紛嚻莫辨誰是

余觀震甫論詩入微顧其口中從不聞臧否一人以自位置而一時名能詩者指及震甫無不內自屈服然則震甫匪惟才勝即其識度去人何止萬里譬之高會羣賢辯難迭送中有真人安坐無言靜氣所攝衆義皆墮請問此一坐人孰為優劣今之耆宿並稱陳葛或謂震甫輸眉公尚在出山一著雖然詩以窮工亦以遊勝震甫家昔不貧索米長安故業乃盡而車蹄間闊動輒萬里九州奇險足目幾遍向使堅臥故山此味何從得歷

今其詩老而益勝安知不從此進造物與人千秋何可
恒情測也震甫既老於此得失寸心不言自喻於余是
語宜有莫逆之嘆而余序其詩不於詩是品第存今昔
懽聚因緣與稱詩之槪於篇者益知震甫詩其傳可必
無俟余言且欲後世知余兩人相知獨深有如此也

參同悟真譯異序

魏伯陽自言不樂權榮脫屣名利以靜退澹泊張平叔
幼親善道於儒家法家歷筭家醫家兵家陰陽家讖緯

家靡不究心後遍遊海岳遂遇異人此皆英雄豪傑超出世間用以御氣養性强已益身祕采靈文咸著丹訣其原本於羲易其言不詭於聖人烏有旁門異術哉聖如夫子問及老聃及門之士傳有施存者得道化變景之道第不列於七十二賢夫子故不以元同為教耳大司冦甄公體湛道德羽翼聖真列在杏壇詎出端木氏下端木氏以為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不可聞自可參可悟為聖門之伯陽平叔即一辭猶贅矣世

喪道微性隱天鑒同離於異真滅於妄若黃石丹書所名身之八殺命之四業者司寇公惻然憫愍取參同悟真兩編譯之翼之譯以辨殊言翼以輔三註理抽秘密妙解真詮復首立五戒為敬事天地忠信君親貪嗔殺妄抑又其次則主於立人倫由仁義牖民化俗俾毋罹於刑誅凶德之禍性命可以長久天下可以治平噫不亦大與至於日月龍虎男女剛柔諸言不過闡析玄微正彼訛舛雖明采煉之元功直指金丹之大藥而非溺

志長生徒慕沖舉以為驂虬控鶴地者也公忠亮慈愷詳刑慎卹方欲補國家之元氣通四海之精神導陰陽之龢息水火之戰何暇治元同而學廣成耶攷古名世大臣率從神僊示現昔楊文公為武夷君陳康肅為南庵主歐陽文忠為神清洞主韓富二公為紫府崑崙真人公當名登玉簡籍譜青華譯契翼篇知了悟在性天心傳在元始而功行在著述矣余善病拙於衛生不能如唐仲俊讀千字文有悟於心動神疲之語又安能遽

悟於公之譯翼也顧就公乞刀圭而幸藥石之

友梅先生四集序

脫名利之途而遠引以去其志宜無所不得然亦視其時矣天地既閉身焉用文是激而逃也即能超然獨往其志必多幽憂惟世已治矣我出何為一丘一壑一詠一吟皆帝力耳生斯世也而為斯民亦云快哉故有考寂寞之音尋棲逸之旨可以見世運之隆汙與朝廷之所以為治者此一論世法也我朝累葉熙洽孝皇世皇

享國尤永淳化洽翔下遍窮谷而大江以南山水蔚清林壑深秀吾意必多幽人遺老徜徉其間不與名近名亦不及獨寐寤歌而不傳於世者不知其幾矣乃今從震甫知其祖友梅先生先生生宏治之年而老於嘉靖生長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間居在東洞庭尤峯最勝處家多遺書翫物及其先人之廬皆世守宋元以來其於用世之書無不讀者先是山中有王文恪諸公功在朝廷吳人多為興起先生獨語同志曰世幸無事何用

吾儕吾與子為太平之民不亦可乎遂堅箕潁之志余甞敬展遺像諷詠其詩為慨然神往久之以彼閥家厚族教行於鄉生為墓誌使後世知其為人是豈徒放情林草一意埋名者使出為世用必有可觀終焉隱淪是亦不可惜乎夫使生當盛世不知咏歌化日近舍湖山之勝蹭蹬風塵或如晚季素封子從事猗頓之術潎潎馬權子母衡肥瘠日夕持籌不休志識逾下欲如先生婆娑鐵柯香雪閒日與山水朋舊浩歌而忘老豈可得

也然則先生勝槩遐蹤固可想不可攀而得以閒適之身據烟波之勝振寥廓之羽發淳古之音者雖塵外卓軌實感代休風讀其遺文思其高致有不懷我孝皇世皇深厚之澤者能乎哉昔者子美有祖稱詩唐初至厥孫而家風大振震甫令之子美草堂近我樞署時與唱酬往還人比浣花昔遊用為佳話今又傳其祖集於灰燼蠹鼠之餘而屬余為之序余固不敢以固陋辭而予抑何厚幸哉

為臣不易編序

先司馬官雲間時常喜述郡中人士首推澹志黃先生
臧有才譽與難兄太守不減二陸然遡其掄魁實與余
同以己酉登南北榜文章氣誼遥相契合甚久不謂宏
才碩抱浮沈小草僅以佐郡終也余猶記長安道上偶
見為臣不易編一書其時未獲觀覽固已心識茲來承
乏之南樞盈盈一水未遂把袂適其館甥章子宜昭游余
門下持是編問序余乃得受而讀之感慨時事箴砭臣

僚淵乎有深長思焉余惟人臣之誼至今日蓋難言之矣經世以才持世以節才不可以辭難節不可以有已兩者相須此上臣之大凡也自昔名臣哲士秉志堅貞圖迴遠大以一身係國家安危之重扶今古名教之衰志慮感通精神繇之以出故能尊主庇民成光明俊偉之業流光史冊聲施爛然若夫庸庸者流經營止在身家幹辦不過簿書究所建豎大畧可覩安望卓然自立睹將相之鴻烈感節義之幽忱也

乎澹志援古風令自虞夏以迄趙宋僅得百人其所揚扢嚴且覈矣然而托寄宏遠闡晰遥深覯其鑿贊微意即春秋袞削之旨何以加兹雖傷其遭者謂蹉跌明時跼蹐下寮位不配德然疏進是書黼座嘉賞稱為有裨臣鑑立言不朽足資明良覯感之助亦不可謂不遇也聞先生少工古文辭編纂甚富是編尚論古人感懷觸事忠不忘君婉言微諷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於篇中所稱引節才之大者微者亦

何媿焉令學使者採風懿好祀之瞽宗余不及見其人見其文知先生天性篤摯博物醇雅力足興起頑懦識能進退賢豪謂之有百世風識者知余言之不誣也夫豈徒規模先進儀型鄉閭為足竟其志量也乎

岳心翼先生醫家正印序

史載阮氏七錄有醫經九卷鄭漁仲藝文志載醫方一家凡二十六種而馬氏經籍攷又以醫家列於子

類與經史集四部並傳廣成河上於斯著矣心巽先生淵源六籍藪澤九流於脞談冗輯罔不瀾翻咀茹而時出之著有醫家正印其取意蓋印諸醫家之畔於正者也先生少而善病如李雲翼遇安期生遂以工醫醫益精良保身之心心存保世為著此書中凡廣嗣保赤頤老尊生以至男女證治家居讀書客旅仕宦行師輿疾濟難扶危雖寸膚必護小眚必刮指脈理之委源辨藥石之損益消息於五運六氣從寒

熱温凉散抑燥急堅脆衰强因時因地因人而施抜
治以病制方以方療病無有不盡其意者吁亦微矣
從來幸靈之神於術長桑君之聖於醫陶宏景之精
於養生服餌大都以甘苦之味手調鹽梅以補瀉之
方斟酌元化故救時則藉名相度世則仗良醫夫豈
小道哉先生三吳名儒理學經濟無不精詣奥微而
葆和式穀有萬石朗陵家風長君以畫省望郎出守
名郡頼澂同稱翰中忌口不以同明識者卜其大器

昔游彦哲問政於宗諭政曰為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仲舒養氣之說亦然此政通於醫醫可通於政也今天下氣且日病民方勞恐悲思思則氣結悲則氣銷勞則氣耗恐則氣下多呻吟創痏以求更甦尤所望於醫國者安得先生鍼石艾焫立起之是編也當與藝文經籍並載以傳矣

范母八行圖說序

聞之麃蔾致功必獲殷豐余嘗覽古闔懿若陶侃孟博之母教誨式穀如響斯孚至於天表之應集福迎祉其家之繩繩蟄蟄食報於賢母者為多何則感而後動人之性也原夫嬉戲俎豆之時未就外傅靡依匪母觸目提耳能自得師忠孝雖自性生楷譽必本慈訓有繇然已余與虞城范氏同出先文正譜系比與秉六使君交好問聞不絕稔知王太君母儀克嫺不減鍾郝大家方其閱歷諸艱諸孤呱泣歌鵠丸熊備嘗茶苦惟毋聲律

身度嘗自教兒洎乎拮据門祚綢繆陰雨不斷簪珥之費佐諸藐孤績學令聞秉六為名進士偕諸昆季鳳翥鸞飛才德竝懋文武具舉至於鄉里之選弓旌之賁惟虞城范氏為最比古之積笏傳研者休有烈光則歸諸母氏之教實弘且鉅秉六使君尤雅繼前修服膺先哲龔黄治行翔被滹水恒山間既已展朱旛之業不失嬰孺之思爰鐫母氏遺訓圖說手為續編廣而行之豈徒彰茲内則無忘南陔將以示諸後人披是編者童習而

夙成家傳而里化用闡太君畫荻剪髮淑思懿事以錫類廣慈以教一家者教天下此非坤貞之德垂譽無疆者歟乘六泣然寄語曰以我母之辛勤蘼蓘也而潘輿不逮矣庶幾藉兹編之貽令我曹永砥名行無墜家聲也亦猶先公之無忘虀粥時云爾余敢不拜為家範

眉壽集序

余往閩維揚有不盈顧小侯少年人傑也負文武雋才志意不凡久已心儀之嗣備留鑰適逢寇擾淮甸江南

北大震揚亦戒嚴乘陴丙守不盈出方畧佐當事籌策為多謦少定晤余於白門與語甚合胷所營綜皆關天下大計始嘆所聞之不謬也夫不盈為少保超之介弟環衞橫刀身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官宿仗内豈不貴顯甚都問胡為歸來則向以璫䜩薰人急急避去其中所存不可想見哉歸而杜門著書留心史學不問戶外一事守禮義法度奉母太夫人甚孝太夫人安之于于適也頃以羽烽恐驚杖履迎超之通侯邸第今歲丙

子春仲適當設帨之辰不盈指雲山為豆鳳河為觴觴
毋又丏東南諸人士醬言以稱壽余惟太夫人英國女
兄少保德耦朝廷命婦禕翟在躬龍章在櫝乃仍褰恪
與㷀靖㷀倢之貧素持盈保畜留有餘於后人不其多
乎少師嘗膺命封岳祝天子萬壽即再拜乞太夫人以
百歲之身又日娛侍堂上以列侯鼎食入奉滫瀡出則
宣力矢忠匡衛社稷而不盈復左握龍泉右操不律將
壇文苑饒欲撫之太夫人何不愉快康樂食為加匕哉

兹將酌者之言彙集成帙余一再讀嘆夫故國世臣富貴其所固有而報國傳家一惟忠孝如趄之不盈遡所從來實本母教得此流傳當時輝映來兹奉之膝前益昌熾而康然世之壽其親者固有道哉昔張都督德遠為母秦國夫人建眉壽堂兹有眉壽集今昔同揆余喜且服題而歸之

王質行制義序

文章一事天下賢豪雄俊之士大都以精氣相取暗中

索摸必得其人以宏通氣誼如導師傳衣一語當心便
授麈尾當闈中燈火青熒神氣往來時已一一心識固
無俟發策探名而已歟然性情之同量矣丁丑榜發石
齋黄太史得士尤盛如魯詹彦升臥子諸君稱一時玉
筍班而王質行氏尤以年少竒才為時流推仰有庾鮑
之目云余涸跡戎馬久不與此道作緣近以羽書少暇
偶披房牘見質行文偉麗特出無有衆裁心賞不置比
質行授官南曹傾蓋歡甚覿其人又何沖然柔服無文

士矜飾之容也余因嘆石齋能得士矣石齋評質行有曰文弱若處子意度欲開闢宇宙掃除狂翳廓如也夫人與文非兩截負殊絶之才者必有寧澹之致抱淵宏之學者必根忠孝之心可謂帖括小道無所原本乎今觀質行文或温如春暾或明如秋江或舒若散綺或潔若立冰皆往往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見於語言尺幅之外日月之行若出其中以此才魄救時龕世與諸同人秉正直之志建俊偉之業以大其師傅上報天子豈

沾沾文章之士已乎抑吾觀質行志不屑當世恥不若古人如漢孺子圯上受異書體性高渺吾不知其所至矣試質之石齋以為然否

王子雲留響草序

子雲之以文著於世者久矣然子雲豈直文章之士哉其惇行砥節慷慨慕義有古烈士風則子雲正不以文見也余觀士之弱志纖趨日汩没聲利埸中身心之地無所挾以自重即有惆然稱雄藝林所謂採春華忘秋

實曷足貴乎子雲世守清白不問家人生產時苦貧窶
至絶廚烟著書飲酒晏然也今年春以經理弟喪誤上
公車行次金陵執贄見余邸舍時時過從非道德仁義
不談饑則啜粥啗麪如家人嘗與余書云生平服膺惟
趙忠毅及余而已夫余行能薄劣何敢望忠毅而子雲
日夕手忠毅遺集諷誦不暇故其為文聲情法脉亦絶
相肖余思忠毅浩然正氣充塞宇宙大節烺烺與日月
爭光是固不以文顯者也而子雲於風雨之餘焚香展

對讀其文想其為人至於太息流涕不能自已則子雲豈直文章之士哉今子雲方在困阨駿發未聞牢騷窮愁非此無以自娛故梓其稿以行於世則世之讀子雲文亦想見其人為欷嘘感嘆者又不知幾何人也雖然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子雲有此亦可無悲不遇矣

贈白齋上人序

客有徵余近況者笑謝之曰汎流月之夜迴曳光烟之

曉匝鳥稍狎而知來雲無情而自合余其忘世之人也哉時漁獵内典似有悟入益覺山樵野衲都可與䜭聞有白齋禪師昔從楚泛舟而下駐錫南郊業將二十載其發願也廣大其持律也精嚴締構淨居工欲侔於造化接引衆信念欲等於佛功余心異之就與之語如遠山相荅積雪交輝一切聲光俱墮至聞每衆缺供則七日不食感動人天施者雲集可謂分身百佛應現十方者矣自時以後梵聲乘虚三大佛鑒其苦行天花覆地

五大寺遜其宏功千香靈樹自起風烟九乳慧鐘獨鳴
霜雪何難普濟游侶廣植蓮因而檀越善信鰓鰓焉慮
其勢不可久則功不克竟也冀邀衆信之鴻慈為市數
頃之福地庶粒粒栴檀更無雜草而村村薝蔔不嗅餘
香直上焰一天二天乃至三十三天無門不闢更下徹
一地二地乃至一十八地有障皆開業非細也德莫大
焉余因有感於儒釋兩教之相近也精嚴其律則似為
忘世人廣大其願則又非忘世人而總之不能精嚴必

不能廣大則兩教聖人其入手出手各有證解白齋乃可與參此耳語云一念之仁於物必有所濟白齋形枯骨瘠日惟啜水不譚禪說法而以精嚴廣大出世度世又何必沾沾秉權謝事以課其功能之所至哉請再與檀越善信共參之

張蓬元撫畿疏草序

都御史張公填撫畿以南越期年章凡數十上梓既成出以視余不佞余讀而嘆聖明知公之深用公之大而

公之所以効於國家者遠也恒山一鎮咫尺神京此其地何地哉天子南顧嗟咨以為非公不可命持中丞節以往而其知公也深矣公至而簡軍實備儲糈實員缺拯災祲一易置閭諸廢舉然具舉葢内地先綏安外方先震疊而此兼之無事先綏安臨變先震疊而此又兼之兼之詎不甚難而公弗與知曰功名非吾所有髮膚非吾所有期灑一腔熱血上報君父耳顧今天下動矣勢將漸不可為亦唯是厚固元氣以徐解其毒猝有事

變吾有以待之足矣會白蓮妖人所在揭竿日躁躪鄒滕間業奉詔以師助勦將發而景武告急公當夜飛檄集東援師協津兵合擊之而復親授方畧攻其不備一指顧間白家屯之巢以覆矣一時羣不逞之徒乗機覬望蠢蠢思動者無不鳥獸散而鄒滕亦以援絶就平若非神謨素定應機一遲聽其往與妖賊合以北窺津瀛而輦轂之奸細線索潛通邉圉之環衛精神尋餒其羽翼之在四處者蠭擁競起魚爛瓦解尚忍言哉夫人一

隅急止見一隅耳令一隅無不動關天下而況畿南豈一隅哉然則是役也以絶二東之犄角人之所知也以弭四方之釁孽人之所未必知也而其他窓殲大憝豫銷禍本更有在人所不見者嗟乎此時何時而尚堪有可見之功哉公之功大可知已即令時勢如何岌岌而比閭安堵若不知有搶攘者獨恃我公在耳公猶孜孜詢民間疾苦日撫循之斥墨抑暴灑然與百姓更始蓋初形急而情緩公應之以整暇後形緩而情急公飭之以

振勵緩急之間其意慮遠矣以此言之其效於國家者何如哉以故凡有補牘當宁無不撤纊以聽次第報可余於上之知公用公以卜太平而未暇頌公公亦非一二頌言所可既也是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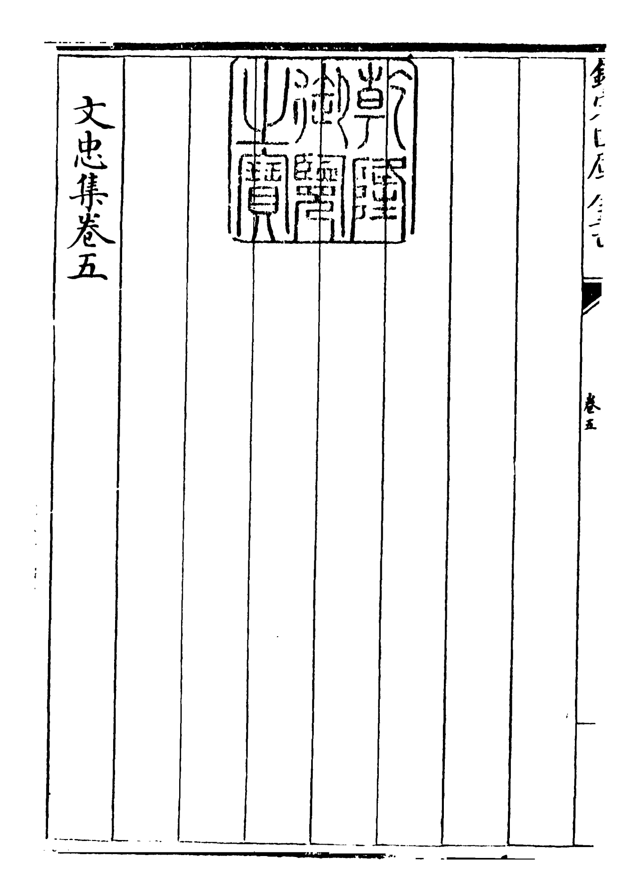
將畧標序

有一代沿襲之氣運有一時激壯之幹畧蓋幹畧生於氣運者也積衰之漸即後起之師故豪傑駿雄之士感憤時事興懷往昔觀世務之所少指事幾之所繫因事

相幾以幾植務畢一世之膽力赴之而幹畧出焉是運氣遷流之故能困天下才亦能生天下才也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國家幾十年來輕於卜相而難於選將每遇事變掛䁥輿思左右四顧而不得其人非一日矣蓋縁承平日久文弱相沿即號稱宿將重帥亦且雅歌緩帶坐鎮為樂誰復知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幾尚變合畧貴宏通也乎然比來東西交訌閫外無功豈皆師武臣之咎歟考古驗今發縱指示謀之不臧

繇文士未有盡心焉爾余近輯戰守等書用以訓練戎伍庶幾曉暢方畧而上觀千古攟指未遑及覽東南之彦留意時務者往往亶思沈筭揆策發機人傳韜畧雖復屈首雕蟲不忘棄繻請纓之意驕茲紈袴羞彼巾幗或亦氣運激之使然也江左諸州為人才丹穴艶稱海內臺公尤負瑋奇饒經濟下幄之餘每喜仗劍幕下參謀行閒中丞張公雅意重之時時竊嘆時事流失干城靡倚凡勦撫進退著多失宜不勝感憤於是從史傳浩

緐中摘其可訓師中合古兵志者繫之曰將畧標夫師者水行地中之義也將得其畧如水之逢其源也於以行地莫之禦矣譬之於醫有方有案一經指點岐黄精意如指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易曰知幾其神知幾則知畧用兵若神亦何難哉余喜南國多才羽翼異氣運行將有待如周子留心大計不難立奏膚功辱國之恥我知免夫



文忠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蔣繼熊

文忠集卷六

明 范景文 撰

記傳

遊南園記

癸亥閏當十月故月初猶杪秋云數日露零襍以微雨至初三而霽輕雲時時點綴草木含滋纖塵不起遊者不知其為秋也晨後同李生仲昌含樸王生君翰出迎

薫門路旁蘆荻颯颯溪流灣環行古橋高堤上一帶衰柳老碧深黄與紅相映發轉足撩人絶勝春豔十倍一往可愛昔人何見而悲不已耶大河南岸為李園園中檜栢參天萬株陰森青蒼之色矯矯若傲異哉人世寒暑不到此中歳寒之盟余將終身託之矣覯物軒飯罷陟南山亭上拂石圍坐栢子珊珊紛落席間幾滿取爇爐中香殊清辣與野意甚相稱此時若龍涎雞古反不肖矣壺觴間行笑語遞發林影錯亂夕照漸低遥看行

間有抱琴至者罷酌而起正襟危坐悄然無語含樸一再鼓高山流水曲琅琅有别韻命童子於洞中聽之作水龍吟似山與谷皆應也君翰曰此中聞有祭風臺盍往觀之御騎以往至則數健兒在馬見所乘馬翹騰不勝氣作命取馳𩦪道上於時人馬相得據鞍生風蹄蹴電飛著眼俱失急於霧中細辨之見馬上起舞或翻或卧或折或踞或坐或歌或抱或脫或躍而立或頓而側時手撒轡時脚躡鞦時身離鐙以為勢拖將墮矣而盤

旋益熟觀者無不咋舌而神色恬然自若也余曰臺名祭風昉自赤壁而無所本何如即名戲馬不事典而情毄乎衆喜而登路甚紆曲屢折至與點亭再憩再登樹枝低亞與帽相礙至絶頂四望落照銜山歸鳥隱没回瞷城郭炊煙萬縷與暝色相亂茅屋高下在乍有乍無間仲昌曰此米家得意筆何從攝來因大呼叫絶余以此間大致半在雨中月下為勝居人少勝情卒無乘夜衝泥至者外此而收其妙無如晚景其氤氲莫狀微茫

莫辨無雨之淋泠而有其寒窣無月之淒涼而有其淡
幽葢天留之以與閒人而人不能取者也故凡登臨者
晴不如陰晝不如夜冬夏不如秋而今可謂兼之所取
不亦奢乎急呼酒來把杯問天從人告酒竭餘興未盡
俟於月下雨中再續此遊也

西郭雪遊記

元夕張燈遺俗固然自初十後燈事始矣癸亥冬無雪
至是雪竟日夜不歇庭砌皆滿十一日晨起推窓彌望

徬徨起登小樓上俯瞷萬瓦鱗鱗參差相間猶以垣壁小礙不大快暢發意出郊外一看童子請止強作解事語曰雪中宜樓宜暖閣郊外寒甚凍人欲僵柰何余不聽擕茗碗酒具散步出西郭半里許轉至奎閣一望平遠皎然無際空中片片繽紛亂墜又為微風所攪乍翻乍起如迴如縈大似作態以媚遊人嗟嗟如此曠觀不至不見宜樓宜暖閣幾何不以此言誤耶因大叫快哉不暇雪意益復飛舞飄漾與人意競閣前環以平池池

氷將解為雪花所盪冷光洞徹作玻璨琉璃光池外則
古堤層層叠嶂複嶺不啻玉嵌玲瓏矣今年歲前立春
柳色毵毵新黄欲綻忽為瓊葩粧綴正如小蠻初學舞
時纎腰乍彎婀娜輕盈粉頰皓裳素艷撩人真是天地
尤物若以穠桃繁李配之未免脂膩氣不其辱哉於時
静對良久人境俱寂因命童子取階上浄雪溶鐺中泡
洞山茶啜之盡一二甌一派清思往來心目間儼然坐氷
壺而飲沆瀣不覺喉吻皆潤骨體欲仙此中怳若有會

急需一人與之語而不可得遥望前林蒼松翠栢中隱露絳紅色巧為點染天然一幅好畫熟視乃被氊策蹇而來者至則仲昌李生也取酒嚼梅花二巵同踏雪祭風臺下寒不可禁乃歸歸至味鉉堂中紅屏圍座燒燭轟飲試看雪裏燈其光景何如也

吳橋縣梁家村白衣觀音庵記

吾邑城西三里許古堤蜿蜒勢抱如環其聚族而處者皆梁氏也余偶過其地見有白衣大士禪院相好莊嚴

棟宇軒敞頂禮之餘生歡喜想因進住持僧問故此寥
寥數家村耳金碧輝煌何從得此精藍僧曰居士梁博
者愿謹人也具有善根廣行方便鄉里皆稱長者忽有
所感輙發此心殫竭神力功未及就而卒臨終呼妻吳
氏語之曰吾平生殊無欠事來去可以自如所未了者
獨此若其為我成之氏諾心營手畫兩年遂告成事刷
盡囊篋不足而鬻田守佐之又不足而脫簪釧佐之止
了當原初一念非有所為也余聞之曰嘻善哉令禪林

梵宇所在不乏緇徒緣之漁利有之素流借之逃寂有之不則假以祈福滅罪十而九矣此其中沾沾福利是求而外飾善名慝孰甚焉有如一念感發隨即圓成一瓦一椽悉損身口所需拮据極瘁至死不易抑何心哉彼一嫠孀者煢煢隻影四顧罔依即有福田可種何與目前事而破資從事食貧不悔亦一異也夫貧富生死之於人也亦大矣此而不計他何所為者夫無所為一念光明圓淨為聖賢心為菩薩行胥從此出以稱上善

不亦宜乎嗟乎善與利之間微矣推此言之臣忠子孝丈夫節義出於有為而為者皆慝也若梁氏夫婦者是則可記也夫是則可記也夫

獻縣我劬王侯修城記

余向于役二東以文識我劬王侯見其閎深磊落尺幅中具有豪傑之槩私意它日措之事業必能建非常規遠大而不與俗同辛未侯釋褐分符獻縣獻為瀛南首邑南北衝衢一望斥鹵流冗襍集竄跡椎埋中往往走

而胠篋探囊壞又與深武錯它處盜魁時時闌入招納亡命相與嘯聚其地遂為萑苻藪侯至而廣設方畧日懸告捕之令獲賊者有賞不則連坐毋少貸往日良民懼掠坐視盜不敢問令既下良民無不捕盜者盜又轉相捕及盜化為良民侯好語旌勸之久乃無盜以故枹鼓稀聞四野熙熙夜戶不閉也侯後自計曰吾嘔心為此境內少靖亦不過及境而止即威聲流聞外境盜戒無犯亦不過及吾身而止然流寇之號譯者四處逢蠭起

吾所恃以保障無虞者非城奚賴焉獻雖有城不過壘土為之何以垂久修築不可已也而又念民力瘁矣民財匱矣力不可疲財不可殫非吾誰其任者乃以某月興工某月告成事易築以磚數用五十萬計灰以某計夫以某計計所費不下二千金總出俟橐中役竣民間未有知者嗟夫城民之衛也民即愚未有不知自衛者役其力以營之出其財以繕之醵金錢劾畚鍤固其職也乃綜理經畫猶出自上人之心其勞瘁與民固分任

焉任之上者上所不惜任之下者下所不辭而况又不煩其財不用其力使閭左優游坐以享安堵之樂耶然則侯不惟先民盡其心且代民盡其力與財非真實愛民焉能如是乎孟子曰以佚道使民則民不怨夫勞民以保民古人之事也而保民不勞民非惟今之人不能即古人亦不數數見矣此侯之建非常規遠大而不與俗同修城其一也余故喜而紀之以此一事槩其他事而豈足盡侯哉侯諱調鼎山東濰縣人辛未進士

南兵部標營重修營房記

維我高皇帝定鼎金陵環以宿衛列以爪牙大小神機三營之設所以固根本而鎮東南也南樞之有標營自前司馬孫公鑛始時因不逞糾黨謀逆事敗特題增置用備非常其所涖將士皆拔衆中翹健屹然一旅稱冠軍云軍既具爲立營以訓之簡練有所矣風雨之勿蔽其何以頓我師爰計棲息置營房八十楹而諸立表則有棹楔畫界則有繚垣樹纛則有崇臺治兵則有廳事

闕廟有赫以臨涖之凡以備營制而示嚴翼其來舊矣往者更五載當一葺治冬官計值鳩工遹工帑告匱水衡金錢無見緡緩視踰期營乃日圮余承乏參贊睹兹頹敝戚然靡寧乃以捐助倡自將吏以下輸鏹無怯吏稍節饗士犒師費共得中金三百有奇量工諏吉四閱月而告成物為之備事為之宜因往制而更新之聿然改觀諸部曲晨而聽令夕而設防白羽拂月赤羽拂日箕張翼舒各循其則禀仰要束居處寢食無使脏𨼆無

使顛躓余作而歎曰吾聞治國如治家人有見其家之室宇漂蕩而不亟思乘屋者乎然而家督亞旅匪一人任也荀卿有言堂土不除則郊草不瞻曠芸然而剪刈非一手足力也南國承平日久士卒孱懦半屬枵腹當事者往往以秦越之肥瘠視彼荷戈者不獲一飽安謀其居即或毅然發憤為綢繆思輯計亦不免肘掣而衿露已昔者鄭子產責晉人以隷人之垣嬴諸侯必崇其館車馬有所百官展物魯叔孫婼所舍雖一日必葺墻

屋去之日如始至彼其於鄰國也且傳舍而猶若是況赳赳武夫以衛豐鎬一旦有事責其鶩如而赴死地乃宵啼露處寧無惻焉諸葛武侯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余受脤非據畏此簡書日討軍實而督誨之庶幾壁壘改觀既為籌餉復為葺居有旦夕不敢即安也者則斯營之更新庶其無湮前尚書鑛之志無隕某今日之職費省而用博衆協而事舉壘具而庶績興又何敢泯諸將吏之勞焉是役也經始於丙子季

春告竣於是年季夏軍書蝟集礱石未紀屬以病不任
告其旦夕得請解機務昔蔡凝之去中書而志其修廨
之意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則斯役之事期經費出納
纖悉俾後可考猶某事也故文成於丁丑之孟秋諸將
吏姓名次列於碑之左

屏山書院記

潤州當大江之委山川之秀甲於天下自岷峨以來西
陵白鹿赤鼻昇匡廬天柱青林迭為其輸至潤乃悉滙於

江三山鼎峙屹立中流然皆順其東下之性勢莫敢抗惟借立肩隨唯諾步趨與江水相揖讓而已北固為潤州屏蔽而其勢獨欲與江流爭指顧金焦若前茅後勁千里逶迤借其吐納滄洲萬里掉臂弗顧其於人也似孤竹之抗節於首陽滄海之椎僻於博浪千迴萬折而氣不少降者也北固之勝以甘露乃甘露從孫皓時得名而其勢皆折而就此考舊志壁有秋月潭三字為昔人倚艦所書宋泰定中郡守史君嘗疏以藏舟則知江

流舊經山麓夜月棹舟直抵磯下鶻聲猿嘯孤幽迴絶乃令江身徙去數十武蕩為平陸黄蘆白葦使有滄桑之異矣程君九屏以南曹郎出守是郡政平訟理大得人和比因歲祲竭力賑濟偶登兹山顧而樂之嘆曰古人以歲旱輒興土木誠救荒奇策也因與郡邑士大夫相與修放生之會月必再至焉不麛不卵不殺胎殆亦王政大端而相與託之為游觀使之由弗使之知也遂因北固之背疏山為池使江流直經其下仍故道焉餘

砑峭拔與江流相吞吐更闢書院於其上政事之暇羣譽髦子弟與之講道於此而息偃其間予頃以言事解留樞任道經絃星徧眺三山遂感昔人有江山如此不歸山山靈見怪驚我頑之句而程君經營既有成緒問額於余余因以屏山名之屏之為義寧止障遏江海已哉百折不迴之氣即以屏蔽天下可也或曰太守别號九屏而以屏識其地亦如韓亭之誌昌黎也地以人傳其誰曰不宜

錫懷樓記

某以乙亥之春承乏之留樞時因中原寇警機務殷繁蓋待旦於部治者月無虛旬每念我皇上齋居武英拊髀宵旰為人臣子敢有寧居是以偕子部大夫之屬交修匪懈以官為家閒以政餘循覽堂之後垣有亭焉已隳而更新之垣外右側為總庫旁有隙地數十步或虞踈曠有進言者曰惟司馬所在大衆止焉其少拓為廬舍以退息而論議可乎詩曰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義允協

也因詢之形家氏其言曰部治震居而兑拱震木也木得山而森茂艮為山山宜高峙為樓於艮以補震缺風氣完固神人永康其鳩工便乃予部諸大夫曰是宜為樓構而登焉攬山川之雄麗按輿圖而經緯之是亦籌邊樓之意也某曰是不然形家之言其小者也將以集衆前人堂構又何益焉此中樞也而又根本豈惟籌邊而已乎惟是天步艱難我皇上賴二三股肱之臣奠此豐芑其勑諭我樞臣者不啻赫然再三令也肅將天威

撫綏遐邇是不可以無誌也其剏為樓以凜帝鑒於咫尺乎僉曰善於是捐歲祿節諸費三月而告成事爰取義於易顔之曰錫懷紀帝命也登斯樓也遙望孝陵惟高皇帝之神靈在焉肅拱紫禁惟聖天子之威爽質焉橫覽長江天塹則東南之賜履具在我二三臣工夙夜在公捧勅諭而期靖共亦繹師九二之訓而可以無咎矣其繇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夫師者聖人所慎也授鉞推轂曰靖四方寧不諄諄命之況留樞主兵柄庶

司稟成居重馭輕安危所寄寧但一師中事哉顧中者重地也道在中央以制四方然先儒有言人臣必有剛中之德而後可以專師師之任是中者無咎之道也無咎則可以救蒼生將見承天寵者禀君命而不回懐萬邦者慰民心而不忮又安得有輿尸之慮乃某觀於今日之南國而不勝懼也南國承平既久積弊至於今日將驕而不可使兵弱而不可練財匱而不可裕法玩而不可振上下疑而民無所措手足堯與舜牧訛言繁

興窺伺多端相猜以臆此南都軍政之大凡也某受事至今整飭為難然竭蹶而趨欲安地方報天子一日未弛諸負擔不敢一日即安也將何以仰荅三錫而俯懷萬邦耶吾願與子大夫之屬交相勉焉無負帝命畏此簡書懷德惟寧聞於四國若曰仰冀天寵以需彤弓蕃庶之澤願以俟能者若某也三復師中之吉但期無咎而已仰輪奐以代顧諟竊取古人銘鼎釜之意記之

新建敵臺記

逭余於己巳庚午間奉命督治潞河時軍民之荷戈聚廬者心揺揺無所恃議者謂明河倚城建敵臺可以固吾圉而苦時捉襟有同築舍余至身先將吏援鼙鼓視畚鍤累月版垣告成回睇紅塵荒草砂磧霜陴間高墉屹如戰守有備於以鎮風鶴而謹斥堠其規制營㮣以人事就地利使敵不敢乘我我有以乘敵以逸待勞以寡御衆以整擊亂以暇馭紛靡勿匠意經度也者因思國家兩都並設凡城堡亭障之鉅壁壘封植之細制度

頡頏而南都左右瞭巡礮擊之法後乃稍廢壞也豈亦以六朝佳麗日襲承平無所庸張皇耳會余承乏南樞則在乙亥之春時以萑苻未靖羽書時聞銅馬鐵脛之賊眈眈問渡大江南北咽喉孔道幾失天塹之險於是諸臣交章言臨江築臺可以近守可以遠擊工亦如余之策潞河也疏報可遂醵金糾工沿江要害計設臺座凡七費可三千緡而新江口其一也此地左枕新河右挹浦城尤為扼要遡洄上下居賈商賈凡鱗而集者槖

而往者方項背相接舳艫相望不有所恃居者行者驚魂莫戢倚誰為命於時協力肇舉雉堞前後相望報竣而百里江流藉是保障無恐余維留京為根本重地弓劍收藏東南一綫尤寰宇安危所係倘恃險不亟修備鎖鑰之寄綢繆之策未有實著也幸藉列祖赫聲濯靈聖天子揆文奮武流氛掃蕩在指日間顧未雨綢繆有備無患即時絀舉贏拮据卒瘏其又何辭焉乃余援成事而輒有思也唐元和中河溢毁受降城李吉甫請徙

以避其患李絳盧坦爭之以為張仁愿所築實據要衝倘退就天德是無故而失險也後之君子興思豐鎬憑覽山谿其無忘經始意哉是役也實以國家形勝臣子忠義為之激勸考成内外守備及各部院同事殫力捐資急公倡首而矢心克任虞曹為多至矢心分任劉生體德身所督造也臺并上新河和尚港則勞勿可泯特并記之

揚州重新石塔寺常住碑記

斯道之在天壤也如空之麗地然鑿地而得空以為空在是而不知世界之處空中若盆盂之浮芥也入世間法凡所有相如水遷流念念不住一刹那頃成住壞空熾然四法無有一物得常住者佛稱常住以不住故如楞伽寶現諸樓閣如陽燄影如芭蕉心求其實際了不可得本來無有是空法空空既無有云何著空空不可得故名常住佛住世時四十九年而演是法如以空拳誑諸小兒及其既滅像法聿興精藍窣波各以光景而

作佛事唯心所現往往而有白馬西來優曇分布崇敬之隆極於震旦自漢迨今多歷年所岸谷滄桑代有興廢住若可常云何有壞壞已復住云何可常為住為壞從因緣生因緣所生還同世法泡影露電佛亦如是是義不然以器别金器有變壞金性不殊以濕說波波有起滅濕性恒在方欲住時拈一莖草建刹已竟喻彼檻泉汩然觱沸非昔本無因掘故有及其不住非羣魔力所能摧毀譬彼眢井忽然中竭方其竭也不竭者存維

揚自昔佳麗之地竹西歌吹瓊觀煙月民生其間冶游成性魚鹽蜃蛤帆檣如織火耕水耨取給易盈湛樂是從不愧不懼故其佛事最為希有石塔古刹創自何年因緣廢興詳諸紀載乃有三昧律師者紹南宣之鴻規秉波離之正印霜華氷樹映皎月以澄潭峭壑危峰聳峩松而唳鶴昔領東林之社蓮葉田田近禮康孫之壇瑞光曄曄錫聲飛處烟包雨笠以趨風坐具展開海湧雲興而赴壑南棲衡霍北指燕雲闡馨老之箕裘可謂

家私揭露上攝王侯下滋氓庶翼聖代之彰癉足稱神化宜民法幢遍樹於寰區皈敬尤崇於梓里遂使法華半座忽露全身瓦礫穢區俄成淨域常不輕禮拜徒勤事誠有待東坡老筆花偶合讖豈無因法既肇於維新事必垂為可繼是用託諸貞石以永其傳顧余深愧陋蕪久遭塵縛業已施所施心爰標住不住義使知亘刦長存非今成而昔毀共覩唯心建立從攝幻以歸真系以銘詩昭諸無斁銘曰佛昔舍利棲此城琳宮紺殿誰

所營鞠為茂草委榛荆岸谷遷變如楸枰時吐光怪含精英道待其人而後行塔勢湧出何崢嶸空法無壞安有成戒性澄徹覩明星示我無縫衣銖輕汝覩此塔誰為擘丈六何殊草一莖其中無佛無衆生多寶半座相與明成亦不喜壞不驚翛然無距無將迎海風不震秋濤平作鎮坤輿東南傾一洗氛祲銷甲兵疢疾永除壽康寧

吳橋縣修磚城記

余年來叨司邦政辨輿圖要害抵掌而論古今猶覆奕也自文皇帝遷都北平環衛星拱列郡邑以百數乃若瞰中原張左輔吳邑雖褊小轂綰南北固四戰地也向襲承平夜户不閉三里之城積土為垣與民休息無暇為言言之墉也今方域多警雖有百雉之雄尚未易捍而無險可恃豈有幸乎凡百有司傳舍其官茍儌旦夕無及於其身耳一逢不測倉皇無備以至暴骨盈城何論原野伊誰過哉竊聞易之有事者三一曰屯一曰蠱

一曰革屯則難之始也利在經綸蠱則獘之因也利在
幹濟革則事之終也利在變更其時三其道則一總需
真精神以成功業侯蓋兼之也有國家者莫大乎詰兵
長子之固不如晉陽附民也河陽壁壘一朝變色詰兵
也茲月餘之間俄變頽堞為崇墉迴視向者箭瘢刻晝
暮夜號於郊外無扃鑰之限可以倚命侯不憚搶攘措
之袵席即四郊多壘寧復如昔之惴惴無固志哉考春
秋之城列邑國不絕書楚叔敖城沂君子謂敏子囊城

郢君子謂忠顧叔敖三月而成子囊猶有待於後功用殊矣若夫決疑謀興軼事不再計而決不踰月而成則敏且忠何如也然非常易懼慮始為難當驅呻吟之衆以事操作旁觀者誰不躊躇乃踴躍趨事頌聲偕作非有沈謀遠識擔任於初仁心妙用感動於後孰使子來不日以臻如此之烈耶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今日之謂矣又聞侯日選鄉勇教以擊刺火器礟石弓矢森森如列武庫萬一風塵有警咄嗟立辦備取之裕如矣詩曰

哲夫成城又曰懐德維寧百年永利其頼此版築哉余樂觀成事爰為記其縁起以著侯之保障苦心若其他㣲政纍纍未易枚舉以侯傳循吏採入國史不暇覼縷矣余侯諱尚春字飲虹四川渠縣人甲戌進士

暇辨亭記

語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夫既不得已而用之則必有已然之畫藏於胸中用若不用之秘運於微眇如電如雷乃其寂乎無形慘乎無聲者也此非

可以咄嗟叱遽辦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効故論勇者在能以衆整又在能以衆暇衆尚貴暇而况於將將尚貴暇而况於將將者不暇則中無主而亂腹心恇擾四肢百骸皆周章瞀眩而莫知所從敗道也周公善於謀國者也當陰雨未來徹土綢戶而孟夫子釋之以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兵刑之大者也有可暇之時又有能暇之人識機於蚤定計於先安詳而不卒儲扈而有餘指顧譚笑之間而恢恢乎衛國

庇民祥亦大矣本部堂後舊有亭頹之日運籌歲久而圯僅存其址予捐資俸為繕葺之因繹運籌而未及所以運者余謂可以運者暇也易曰暇辨試臨風釃酒與諸君子落之不聞昔之善將兵善辦賊者乎或輕裘緩帶或雅歌投壺或射卧或吹篪或六博或圍棋賭墅即閨室掩戶牽被蒙頭而亦無不可惟其暇也上則奏奇勛次猶免崩潰不則風雨之漂揺固不若人心之漂揺之難以綢繆而整頓也然行軍莫辦於我尼父其言曰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能懼則整能好謀則暇故夫暇者其不暇者也如費禕殷浩房琯之數君者豈不暇固已大背我尼父之訓而并非前諸公之所謂暇矣夫我則不暇請與諸君子姑言懼言整而可

吳橋縣重修文昌閣記

從來人文之興雖應運會然而毓秀表異則地靈攸關焉吳為瀛南屬邑幅幀褊小川原渟帶形家亦豔稱之迨哲蔚起每以事業節義顯列之志乘燦如也嘉隆間

有龔侯者建文昌閣於東城震方一時人文騰踔彬彬稱盛後來議移他所趾背而氣勿聚遂就寥落比者兵火相繼無巳壁水芹宫幾成茂草固刼數使然亦或風氣有所缺失乎余侯來涖吾邑值殘破後侯以名進士蜚聲兩地文事武備黌然具舉凡庠序獄訟城埤桑麻倉囷道里兵役莫不規擘有緒義問翕然復於莫釋之餘周行覽視見文昌址基慨議修復爰稽爰詢擇奎壁踞勝之所果莫若東城為吉躬自捐俸庀材揆日凡梗

梓甓甎白堊丹雘不日而復舊觀落成之日縫掖子弟歡然拜舞環橋咸嘆公留意文治流美千祺已又聚而謀思所以不朽吾侯者匄余言伐石紀之余解任留樞彳亍道路傳聞侯治行甚晰而此舉修廢飭墜厥功更茂多士繇兹興感槐市芬郁璧沼琮琤奎曜騰煜蔚然應川嶽之秀其無忘賢大夫嘉與維新之功哉孜文昌誕靈蜀地令侯為蜀產渠故有銅魚洲洲有石蹟黄色若魚凡遇開科歲水聲潺湲異往時必發高第是舉也

侯且分虹飲淑氣點綴澗陽余敢不為枌榆壇坫彰玆盛舉乎雖然余又不徒以文章科第盡余邑之所以祀文昌也按蜀志刻梓潼事跡上遡邃古及前後身語渺忽而該其本末無非貞臣良相孝子義夫隱君子之蹟至所臚列事應非徒垂訓子衿也廣之將風勵羣黎百姓教以忍性情明名分去血氣之欲安君子之雅無論安危恒變不失雲漢日星昭回之象而後綏綏乎其有文章也苟曰黼黻丹青乎竽笙豆獻乎以覬覦乎禄

之盈釜而佩之鳴身乎是學不足而取是以文之也豈余與侯之所望焉因竊取吾侯文治之意歌咏之以告後之涖斯土者其詞曰地靈攸萃吳川故鄉兵燹勿飭慨焉羹墻典學明倫維茲重地翊運敷文奎躔斗次天降周楨錫我賢侯造福紳衿百祿是遒文治聿修百廢俱舉表厥多士人用興起經之營之不日告成煥彼堂構翬革高閎扶掖勿遑加意董勸用廣薪槱斯文是憲貞臣孝子俾嘉俾臧章爾風化率彼周行爰究爰度

崇祀是亟百爾君子無忘厥德

衎園小記

往時南國承平久士大夫擢官入白門者目為僊吏簿書有暇輒命觴咏寄傲或薙荒畦墉隙壤逞睇雲嵐烟岫以資拄笏從壁上觀蟻鬬自謂過之不似車塵騾勃之為樂也以是六曹皆有園以供遊憩正同苜蓿齋前冷然相對無窮巒鷲峭朱欄碧巘之勝取無事此靜坐而已余承乏留樞遭值寇氛徧蹦楚豫奄及皖浦歲一

再至羽書手口應不遑嘗操槊椀坐武帳中簡料兵食寢食時廢何暇棲遲蕭散往聽鸝聲秋杪寇警少定乃尋所謂司馬署之别墅名衎園者重葺之園去署之西北可里許歲久而圮中堂三楹不庇風雨乃誅茅翦棘為一重新撤後樓廢材改作小軒幷飾耳房期可遊可憩而止余戎馬勞勞病冗交困落成後僅一止舍欲如昔賢日涉成趣何可得也因憶王元美作弇園名走天下迺為此中少司馬賓從如雲不聞秣陵佳地有所畨

築為流寓奕嘯處無乃今謝墩王巷笑人懶事事耶夫一丈之室雲𦍑霞變隱几逍遥足攬盡三山二水雲物何必不如華林濠濮間衎者喜也信也詩曰嘉賓式燕以衎志信則喜起志屈而信則亦喜亦起所志惟先憂後樂之事所居無内寧外懼之憂如此乎其喜且信也衎莫過焉何舒蔬圃廣漢北山摩詰之輞川廿景少陵之獨樹空庭它如喜雨醉翁雪堂硏山豈必盡崇構盛飾哉余往昔家居為且園石脚松根草畧布置聊樂我

云頻年留滯周南飲氷餐蘗兹園正如三徑舊識清儉
素風雅與野性相宜萍踪偶寄援筆識之亦昔人旅宿
灑掃之意云爾

吳橋縣條鞭役法議記

余筮起家司理間代為守即未嘗為令而習令事其於
民間便害日取咨詢馬見夫重累而思欲去者莫如簽
役乃為條奏釐清之諸所徭差如錢穀收納徒輿迎送
皆官僱役於民無所與而比閭帖然無譁令其法具在

說者妄以遠邇可通行也然他即不敢知燕齊相望土風不遠此斷斷可行無疑者參差不一此其故何也役在民則便在官役在官則便在民此勢之必然者也便在民則民欲行不便在官則官欲不行此情之必然者也官民之分便不便之數其不相勝也久矣而余獨謂不然有司臨長一方以子民為事者也環視四隅則民之貧者便國以民為命民窮則非其國民以財為命財盡則非其民以余所覩記數十年來井里日見其蕭條

生計日見其窘迫俗習日見其虛侈訟獄日見其煩多此立盡之術也勢必不久遼左軍興如鱗加派又日促之哀我憚人日奔命於征輸供億之間重役必重擾重擾必重怨此之隱憂不在疆事矣役去而寛然餘力挹彼注此蕉以其贏灌輸公家富者有其資貧者有其生而國乃得有其民其大便乃在國一體之誼豈第在官民間者如是而有持異說指極便為不便者是亦不祥之人爾矣乃若不便亦有之役去而加賦供費謂賦不

加則役不能去也倘繼此而賦之加者不減役之去者猶存是昔日之累一而異日之累二沈痼未除又加甚焉是亦不得不為早慮者也寧有真實愛百姓規創足百世如公者而慮不及此亦何用不必然之過計為哉公嶶政多端難具殫述特就力行條鞭一事詳著於篇以告後之君子並為守者令者法焉王侯諱先字思侗楚黄之羅田人丙辰進士

黄太僕傳

天啟之末一人恭默羣小秉墉宮府鉤結禍及清流予於乙丑春待罪典劇臺臣附逆入相受奄頤指欲以侍御黄公伯安及李次見周來玉等八人年例外補陰屬太宰予爭之曰此有何罪而欲斥之曰黨人也予以為黨之一字乃漢唐宋末季小人所以傾君子者聖明在上而可復以此為口實且我輩豈殺人媚人者有死不為也遂引疾歸逆魏狺狺乃嗾其黨曹欽程出疏誣公削籍以去尋及大禍然予之得免於禍者岌岌矣猶以

先去遵晦避垢獲周旋諸君子患難中事雖無益得後死以傳遺烈幸甚今公長子宗羲持狀銜哀乞識其事遂援筆為之傳

公諱尊素字真長伯安其别號也先世江夏十六世祖徙家四明國初有菊東先生名珏者精皇極經世之學是為公始祖公祖大綬父曰中以儒行推閭里有彦方之目母盧氏生公公生而岐嶷負絶人才氣讀書曉暢大義顧盼儕俗岸如勿屑也年三十猶艱嚳宫志操不

易萬歷乙卯舉於鄉丙辰成進士司寧國理郡多豪猾易犯法公至壹持之以三尺斷斷如也鷸者旒冠蠆者劘尾遇諸重獄撫按必檄公訊鞫乃定爰書汰冗役製漕艘禁採煤諸善政不可更僕數而以執法失豪紳意飛章媒蘗公時南臯鄒公為總憲曰不畏彊禦宜在天子左右報滿課最考選臺班巖巖直節鐵面彊項人稱真御史未踰年封事凡十三上羣黨側目眈眈思中之一時衆正盈廷同心擊邪如趙忠毅高忠憲暨楊

魏諸君子出死力以濟屯蹇朝端生色公獨見幾私心癙憂謂伏火將發亂形兆矣宜審去就意在用晦俟時少衰厥禍諸名賢交善其言而志欲搏擊羣陰義無他顧公遂決計曰寧不與君子同其功不願不與諸君子同其禍也先是逆奄妖牝表裏煽虐災異疊見公特疏有阿保禁旅蕭墻讎敵之憂實指權璫為首發難云比楊忠烈二十四罪疏上公單疏繼之謂中外洶洶無不欲食忠賢之肉今日猶與士大夫為讎繼將以皇上為

注柴柵既深螫辣誰何此時不惟臺諫爭之不足即干
戈取之亦難請罷其廠務不聽忠賢切齒銜之會萬郎
中燝以劾奄斃杖下羣璫咆哮呼閹臣如鷙見者膽落
公上疏言士氣沮絶廷杖非制中引王振劉瑾撩彼虎
牙自分與燝同死賴政府力護得免及黨禍大作緹騎
四出公聞楊魏痍死獄中為位而哭極哀夜夢楊公告
以大禍難免而徑不免矣織監李實内逢奄意劾蘇撫
疏攙入公名矯旨逮問值吳門激變失一緹帖公聞之

嘻然曰此必為我也徒步就獄榜掠無完膚公厲聲曰名山大川清風明月是吾贓私卒寃二千八百緡公長子號泣走貸差足完比公復憂李次見孱不勝杖割完贓代受楚臨難從容賦絶命詩有錢塘有浪胥門淚惟恥忠魂泣髑髏之句聞者流涕令上登極奮殛元兇詔憫公忠贈太僕卿賜祭塟予廕子五人能讀父書論者謂善人多後於公尤驗云

范子曰忠貞蒙難見幾者不獲免焉豈非天哉當公與

應山次見譚論幾事若操劵而辛被羅織明哲之士駢首就戮豈兩截與蓋公首發奸謀樂與同禍至臨難慷慨剸完贓以緩友人須臾死嗚呼君臣朋友之誼至死彌篤若公者可云不死矣

文忠集卷六